

- ◆ 「伊救我脫離兇猛的對敵，脫離怨恨我的人；因為個比我較強。我抵著災難的時，個來攻擊我；毋拘上主是我的倚靠。」（18:17-18）
 - 「對敵」是單數，「怨恨我的人」是複數。
 - 若詩人是「大衛」的話，那麼單數指向「掃羅」，複數指向「各個不同怨恨大衛，與他為敵的人」。
 - 詩人回顧過去曾遭遇災難，受到敵人們的攻擊時，上帝是他所倚靠的。
- ◆ 「伊導我到開闊安全的所在；伊救我，因為伊意愛我。」（18:19）
 - 上帝引導詩人從被圍困而感到窒息的地方，去到一個「開闊、安全」的地方，那是一個讓人得著釋放的地方。
 - 上帝拯救他的原因，單單只因為上帝「意愛（喜悅）」他，這可以說是上帝的「信實」。
- ◆ 「上主因為我正直報答我，因為我的所做清氣報賞我。」（18:20）
 - 「報答」意味著雙方各有做出相對應的行為。
 - 詩人說出了自己被拯救的原因，是因他自己「正直」以及「所做清氣」，上帝才報答他、獎賞他。
- ◆ 「我遵守上主的道路，毋曾作歹離開我的上帝。」（18:21）
 - 詩人的順服體現在「遵守上主的道路」，而他的「信實」體現在「毋曾作歹離開我的上帝」。
- ◆ 「伊所有的命令我有遵守；伊的規例我毋曾放揀。」（18:22）
 - 詩人再次回到「正直」以及「所做清潔」的概念，
 - 他強調自己被拯救的原因，是因為他遵守所有的命令，也不曾捨棄上帝的「規例」。
 - 這樣的概念強化了「報答」的概念，詩人遵守律法，而上帝的報答就是拯救他。
- ◆ 「我佇伊的面前無通指責；我保守家已離開罪惡。」（18:23）
 - 「無通指責」：意味著「完全」，暗示詩人認為自己所做的是「完全」，他是一個完全委身的人。
 - 詩人相當自制，想要避免偏離正道，不陷入「罪惡」的試探之中。
 - 詩人的「保守」與「遵守」上帝的道路（18:21），讓這個段落強調詩人謹守上帝的道路不偏離畫下句點，也符合聖經對於列王的評價與他們的「行為」有關。
- ◆ 「因為我正直，上主報賞我；佇伊的目矚前，我的所做清氣。」（18:24）
 - 這節重複敘述 18:20 的內容，再次強調他所做的一切都符合上帝的旨意，因此得著報賞。

- 歷史上的大衛王並非完美無瑕，這裡卻刻畫了一位在上帝面前完美無瑕的受膏者形象。
- ◆ 「慈愛的人，你用慈愛對待伊；純全的人，你用純全對待伊；清氣的人，你用清氣對待伊；毋拘，奸詐的人，你用彎曲對待伊。」（18:25-26）
 - 儘管詩人深陷敵人的攻擊，詩人仍宣告上帝的信實。
 - 詩人宣稱自己是「慈愛的人」、「清氣的人」，而上帝也要同樣的態度對待他。
 - 然而，詩人的語氣突然轉變，他描繪那些攻擊他的人，也就是「奸詐」的人的下場。
 - 上帝用「彎曲」來對待敵人，按照前面的邏輯，敵人也是用「彎曲」來對待人，他們本應該走在「正直」的道路，卻扭曲成「彎曲」之路。
 - 「彎曲」可以引申為「頑固」、「詭詐」以及「乖僻」，但這不是上帝的神性，因此，這極有可能只是宣示上帝用同樣的態度對待敵人。
- ◆ 「困苦的人，你解救伊；自高的人，你給伊降低。」（18:27）
 - 若詩人身為一個君王，他反映出上帝的神性，他用「慈愛」（hesed）對待困苦的人。
 - 身為遭受敵人攻擊成為「困苦」的人，上帝將「解救」他。
 - 「自高」的人，意味著敵人的領袖身處高位，冷靜且高傲的目光，審視那些弱小的國家以及其領袖，做出合理的判斷，而決定攻擊他們。
 - 同樣地，對於攻擊別人而成為「自高」的人，上帝也用同樣的態度對待他，「降低」表達擊倒他們，讓他們不再用「高傲」的眼光去攻擊人。
- ◆ 「你點燐我的燈；上主——我的上帝給我的烏暗變做光明。」（18:28）
 - 「燈」用來形容人時，「燈點燐」代表生命活著，若「熄燈」代表著死亡。
 - 「你點燐我的燈」表達出原本走向死亡的道路，上帝拯救他，讓他能夠存活。
 - 這裡形容上帝「給我的烏暗變做光明」，不只是脫離被攻擊的日子，而是從黑暗的鬼門關被拯救出來，重見光明。
- ◆ 「我因為倚靠你，會當攻破敵軍；倚靠我的上帝，會當跳過城牆。」（18:29）
 - 身為君王的詩人有能力去攻擊敵軍，能夠有能力攻破敵營、躍過城牆，完全是因為倚靠上帝的大能。

- ◆ 「此位上帝，伊的道路完全。上主的話有過火鍛鍊；倚靠伊的，伊做盾牌保護個。」（18:30）
 - 上帝的道路「完全」，意思是他的行為「正直」，祂的話語如金屬般經歷過火的鍛鍊，極其可靠。
 - 他也將要保護倚靠祂的人，就如同盾牌保護人一樣。
- ◆ 「上主以外，豈有別個上帝？阮的上帝以外，豈有石磐通倚靠？」（18:31）
 - 詩人所頌揚上帝，並非是無形且遙不可及的上帝，而是在以色列歷史中，以及身為王的詩人個人經驗中，他（們）所認識的主。
 - 因此，沒有其他「上帝（神）」來取代一位無形且遙遠的神，而是頌揚那位在以色列歷史中，以及詩人個人的經歷中所認識的主。
- ◆ 「此位上帝用氣力做帶纏我的腰；伊引導我行安全的路。」（18:32）
 - 這裡描述上帝是一位有力量帶領人打仗的神。
 - 可能是與敵人的戰爭得到勝利，上帝引導他能夠「行安全（正直）的路」。
- ◆ 「伊互我的腳親像鹿勢走，閣互我倚在佇高的所在。伊訓練我的手勢交戰，互我的手會開銅的弓。」（18:33-34）
 - 上帝使他的腳步如同鹿一樣輕盈敏捷，能在危險的戰場高地穩健站立。
 - 上帝賞賜他有很好的臂力去拉開沉重的「銅弓」，意味著讓他的手很有力量在戰場與敵人交戰。
- ◆ 「你用盾牌解救我，用正手扶持我。你眷顧我，互我高升做大。」（18:35）
 - 在敵人猛力的攻擊之下，詩人無法抵擋得住，而上帝用盾牌來拯救他，並且持續用右手扶持他。
 - 原本在戰場上可能是被羞辱，上帝眷顧他，讓他不被擊敗，反而「高升做大」，得著尊榮。
- ◆ 「你互我踏的地開闊安全；我的腳毋曾踏脫。」（18:36）
 - 上帝的扶持與看顧，讓他腳步安穩寬闊，不致在險惡的戰場上滑跌。
- ◆ 「我追我的對敵到趕著個；個無滅亡，我膾倒轉。我拍個恹恹，互個跼膾起來，到個倒佇我的腳下。」（18:37-38）
 - 詩人從防禦轉向主動攻擊，他趁勝追擊，不只是驅離他們，而是毫不留情地殺戮，他無企圖減輕傷亡，反而是沒有看到他們滅亡，他就不會從戰場回來。

- 詩人要讓他的敵人在戰場上「慄慄」，意味著他們已經無力反抗，甚至最終倒下，恐怕凶多吉少。
- ◆ 「你賜我氣力互我勢交戰；你互攻擊我的人攏降服佇我下面。」（18:39）
 - 王如何毫不留情地追擊並徹底殲滅敵人，使他們倒在腳下。
 - 然而，詩人清楚表明，這場絕對的勝利並非出於自身的力量，而是因為上帝賜下征戰的能力，使仇敵完全降服。
- ◆ 「你互我的對敵越轉身逃走，閣互我剿滅怨恨我的人。」（18:40）
 - 上帝讓敵人戰敗，最終讓怨恨他的人無處可逃，遭到剿滅。
- ◆ 「㗎求叫，無人救㗎；求叫上主，伊嘛無應。」（18:41）
 - 敵人在絕望中試圖求教上帝，但祂拒絕拯救他們，也無意要回應。
 - 這與 18:3 所描述的恰好相反，當詩人求叫上帝，祂必將回應，現在所描述「戰勝」的景況，正是上帝回應的結果。
 - 他們求叫上帝，上帝不回應，是一位他們站在受膏者的對立面。
- ◆ 「我給㗎搥到碎碎，親像土粉互風吹散，給㗎擗出，親像街路的土糜。」（18:42）
 - 最終，詩人將他們粉碎，如隨風飄散的土粉，像在街上的泥沼一樣將他們清除乾淨。
 - 這樣的描述，古代近東君王常見的誇飾性勝利宣言。
- ◆ 「你救我脫離反叛我的人民；你設立我做列邦的頭。我毋識的人民會服事我；外邦的人屈身投降，㗎一下聽著我的名就順服。外邦的人失膽，驚惶悞悞悞行出㗎的陣地。」（18:43-45）
 - 上帝的拯救超乎原本所求所想，原本只是想要倚靠祂得以從敵人（反叛我的人民）的手中脫困。
 - 令人意外的是，最終詩人被上帝設立做「列邦的頭」，成為他們的領袖。
 - 即使是不認識的外邦民族，一聽到他戰勝，就急忙地向他稱臣，以免淪為下一個犧牲品。
 - 就如植物一樣枯萎，他們已經失去膽量，因此，原本他們對自己的「陣地」或者「堡壘」深具信心，但他們信心退縮，導致帶著驚慌失措的心離開他們的陣地，準備投降。
- ◆ 「上主永遠活啲！願我倚靠的石磐受稱讚；願救我的上帝受高舉。」（18:46）
 - 「上主永遠活啲！」在詩篇只有這裡出現，對信靠上帝的人來說，這是一個好消息。

- 「石磐」與「拯救」是連在一起（見 18:2），詩人所倚靠的石磐，因上帝的拯救行動而受稱讚。
- 最終，上帝的名被高舉，然而，必須注意到的是石磐本質就是處於高位，也才能成為拯救。
- ◆ 「伊就是為我申冤彼位上帝；伊互眾人降服佇我腳下。伊救我脫離我的對敵。上主啊，你提拔我高過攻擊我的人；你救我脫離強暴的人。」（18:47-48）
 - 上帝就是為詩人申冤的神，祂讓眾人降服在詩人的腳下。
 - 詩人再次強調是上帝拯救他脫離敵人的手，並且讓他勝過攻擊他的人，拯救他脫離強暴的人。
 - 敵人正在顛覆上帝所賞賜的正當秩序，這使得上帝必須將他們放在上帝所托付的領袖或者是王的腳下，讓他們臣服。
- ◆ 「上主啊，因為按呢我欲佇列邦中感謝你，唱歌稱讚你的名。」（18:49）
 - 由於上帝的拯救，詩人在「列邦中」感謝稱讚上帝的名。
- ◆ 「上主賜極大的救恩互伊設立的王，施落慈愛互伊抹油選立的人，互大闢及伊的後代，直到永遠。」（18:50）
 - 最終，將以色列人對上帝的信仰推廣到了普世萬民的範圍中。
 - 最後，這首感恩詩將焦點定格在上帝永不改變的應許上：祂必向祂的受膏者大衛及其後裔施展「慈愛（hesed）」，直到永遠。
- ◆ 省思
 - 這首詩篇與《撒母耳記下》22 章幾乎完全相同，整個敘事是大衛晚年的回顧。
 - 它並非只針對某一次單一的軍事勝利，而是對其一生在上帝救恩的遮蓋下，所經歷各種高低起伏的感恩。
 - 它教導我們，信仰的旅程雖充滿險阻與仇敵，但從一生的年歲來看，信實的上帝始終是我們最穩固的磐石。
 - 詩篇中運用了強烈的神話意象，如死亡的繩索、毀滅的大水，來形容君王的危機。
 - 同時以上帝震撼宇宙的「神顯（Theophany）」（地震、雷暴、密雲）來描寫拯救的過程。
 - 這說明了上帝的拯救具有宇宙性的維度：任何對上帝受膏者的攻擊，本質上代表著混亂與死亡權勢的擴張；
 - 上帝必然以統管萬有的大能親自介入，擊碎邪惡，宣告祂對全宇宙的絕對主權。

- 20-24 節看似是君王對自身完美的誇飾，但其本質是強調對上帝律法的順服。
- 君王的公義與純潔，完全奠基於上帝的律例與教導。
- 這首詩揭示了「人的忠誠是上帝神性之倒影」的神學原則：因為上帝的屬性是「慈愛與信實（Hesed）」，祂必定以信實對待那些依靠祂、遵守祂話語的人。
- 儘管這首詩最初是君王感恩的詩歌，但它描寫了超越大衛實際成就的誇張統治（統治天下萬國、列邦臣服）。
- 許多學者（如 Gerstenberger）指出，在以色列失去國土與君王的「被擄後（post-exilic）」時期，這首詩被用來在受壓迫的群體中維持盼望。
- 它在一個看似混亂、上帝似乎缺席的世界裡，堅定宣告上帝必將掌權。
- 最終，對「互大闢及伊的後代，直到永遠。」的應許，轉化為對未來「彌賽亞」降臨的盼望，而對基督徒而言，這份統管萬國並帶來終極和平的盼望，已在耶穌基督身上實現。